

惊悚书系
第①辑

我在背后看着你

刺花墙壁

Spiny flower wall

油彩◎著



猫工作室重磅打造 新生代作家油彩扛鼎大作

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 只要你试过什么是嫉妒

2011纸上电影悬疑作家人性惊悚游戏

揭开悬念迭出的惊悚剧幕 窥视人性深处的罪恶灵魂 悬疑作家油彩的人性惊悚游戏带给你窒息般的震撼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策 划：苏晨慕
责 编：张葆珺
封面设计：小 非



血红的丁香花

层层叠叠姿态狰狞地开满墙壁

不复淡雅静气

它们是怨恨渲染出的诅咒

花心溢出的深红液体

顺着缠绕的黑色树枝流淌

在树底汇聚成波澜的红河

上架建议：畅销书/悬疑推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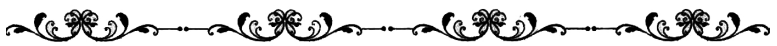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30-6310-5



9 787543 063105 >



总 定 价：25.60元（全两册）



* 我在背后看这你 *

刺花墙壁

油彩◎著

武 汉 出 版 社

刺花墙壁 / 油彩著.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11. 10

(悚族书系. 第1辑)

ISBN 978-7-5430-6310-5

I. ①刺… II. ①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117号

书 名 悚族书系(第1辑). 刺花墙壁

著 者: 油 彩

责任编辑: 张葆琚

特约编辑: 苏晨慕

装帧设计: 小 非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 //www. whcbs. com

E-mail: zbs@whcbs. com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mm 1/32

总 印 张: 14

总字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25. 6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侵权追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刷厂负责调换。

我 在 背 后 看 着 你



刺 花 墙 壁

001 Chapter 01 第一章 黑牵夷

花语：恐惧

021 Chapter 02 第二章：紫丁香

花语：神秘

041 Chapter 03 第三章：黄玫瑰

花语：嫉妒

061 Chapter 04 第四章：六月菊

花语：别离

079 Chapter 05 第五章：罂粟花

花语：遗忘

103 Chapter 06 第六章：羽扇豆

花语：毁灭

127 Chapter 07 第七章：八仙花

花语：自私

153 Chapter 08 第八章：郁金香

花语：魅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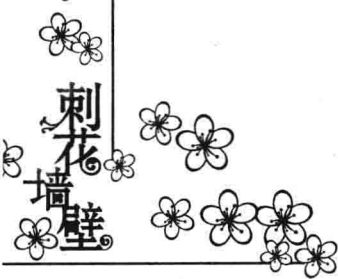
173 Chapter 09 第九章：野蔷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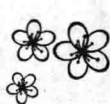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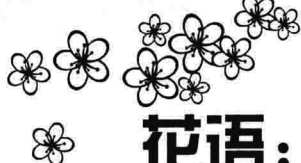
花语：忏悔

193 Chapter 10 第十章：曼陀罗

花语：爱与死亡







花语：恐惧

黑牵夷

chapter 01
第一章

那样美的一种花，层层叠叠地绽放，
绚烂的颜色，却同时拥有鬼魅般的魔力。

如果，寂静的夜晚，
你折下一枝黑牵夷，
必将看见无可预知的恐惧。

刺花
墙壁

CHAPTER 01

CI HUA QIANG BI

庚寅年正月二十一日，惊蛰。

夜枭飞过漆黑天空，她认定那是夜枭。乌云掩月，不露一丝光亮。

昏暗房间里，一根白蜡烛静立于圆桌中央。晃动的火苗烧得烛芯噼啪作响，一枚银针被一只纤手举起，寒光一闪，深深刺入了一个白色布偶之上，紧接着，一根两根三根……疯狂般的将那个白色布人扎成了一只刺猬。

暗光中，苍白的面孔露出了扭曲的笑，如瀑长发遮住了大半边脸，形如鬼魅。

隐约可以看见那个浑身扎满银针的布人身上有一行生辰八字。

手持布偶的女子露出森森白牙，嘴角不屑地挑了挑。

背后的灰白墙壁上爬满了重重叠叠的凄艳花朵，花心流淌着深红液体，浓烈的腥甜味弥漫在空气里。



临近九月，暑气未尽，天却不是日日都晴朗。

比如今天，下雨了，雨水冲刷着灰尘扑扑的公路，形成泥浆，泥浆再溅到白色的车身上变成泥点，而专心驾驶中的车主人没有心思去理会车脏不脏，他的心情很压抑。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能为死亡欢乐，除非死的是敌人，可惜那是他的亲人。他不是庄子，妻子死了还鼓盆而歌。他没有那种境界，他只是普通人。

如果普通人见到鬼呢，会是什么反应？

他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他还清晰地看到前面那一辆车屁股上的车牌上有了几个锈迹斑点，握住方向盘的手掌青筋暴涨，他不敢再去看那个小小的后视镜。

后座的紫衣女人嘲讽地笑着，伸出一截舌头舔了舔嘴角，一缕一缕的黑血顺着额角流了下来，她在后视镜里与他对峙。

寒气贴在他背上，撩动着每一节脊椎骨。

这是在拍恐怖片吗？他确认自己不是演员，他只是本来坐在后排座位上那中年女人的儿子，中年女人旁边应该还有个女孩，他刚从火车站接她们出来，她们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紫衣女人？

肾上腺素在提高，一只手偏偏还搭上他的肩膀。

他猛踩刹车停下来。

一车人都惯性前扑，然后是那熟悉的亲切的抱怨声：“你怎么了？”

“没事。”抹了一把汗，他又启动了车，幸好不是高速公路，没有造成追尾。车还要开，家还要回，生活还要继续，哪怕有些人从你的身边永远地离开。

他想自己只是因为太压抑了。

踩了一脚油门，顾不上母亲会不会在后面教训自己开车不够沉稳。

城市沉浸在灰淡水汽里面，又湿又略有些寒气侵骨，女孩叶子就在这样的天气到来，或许是命运使然。

很多事都是命运使然，我们都是被调戏的蚂蚁，吃的东西就吊在头顶，还要笨头笨脑往前走，一如我们追求幸福的脚步，它就在不远处，但就是追不到，好可怜。

金萧聪觉得叶子好可怜。

听说她是大姨在沿海一个工厂打工时捡回来的孤女，一直抚养她到考上大学。只是这孤女似乎命里孤独，养父养母还来不及得到她的一点报答就先后而去。

她的养父被一场诡异大火烧焦了。

她的养母在擦窗户的时候掉下楼去，脑袋着地，鲜红的血，白嫩的脑浆绘成悲凄的图画。

镇上的人迷信，纷纷骂她是煞星。

他为她难过得想要哭泣，但这可不是他这样年龄的男人该做出来的事情。他的任务不过是去接办大姨丧事的母亲和表妹叶子回家。

让叶子到家里来住是父亲金大林提出来的意见。金大林认为：她下个月本就要到南亚市读大学，不如就让她住到家里，怎么也有个安身之所。“家里不缺她那副碗筷”，金大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母亲自然是赞同，金萧聪更没有意见，只是为何突然如此伤感，他便想不透了。

叶子都没哭，没有红肿的眼睛也没有呆滞的神情，把痛苦控制得很好。而他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还多愁善感，真有些不好意思。

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到家了，一路上那个恐怖的紫衣女人没有再出现过。

他把叶子带进为她布置的一间新房间。行李箱搁在衣柜旁，叶子拘谨地站在窗边，手还捏着脖子上挂着一个饰物，那是一颗鲜红欲滴的石头。他笑笑，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

光可以驱除恐惧，可以驱除悲伤吗？金萧聪深深地看她一眼，出了房间。她也该整理整理自己的行李、衣物或者私密物件，他一个大男人在场始终不太好。

刚回到客厅，母亲又来提醒他下午该做的事：给岳父买铁观音，给岳母送去煲汤用的食材。他可是个标准的好女婿，尽忠职守，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泰山大人是他仰望的山，是他锦绣人生的风向标。

得罪不起。

母亲费尽力气为他铺好的路他必须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掐灭了烟头，洗了一把脸，他就去接老婆韩秋芳。

下午陪韩秋芳去买好了东西，金萧聪赶紧补了一觉，晚上得陪上面来考察的几位客人去吃饭，吃完饭自然是去夜场。那一套，他早已经驾轻就熟。

推杯换盏，又折腾到了凌晨，各位客人才满意而归。他最后摸了一把在“荧

舞”里常点的小薇的大腿，嬉皮笑脸地走了。

这时候的他绝对不再是那个想要哭泣的他。

到家以后，韩秋芳正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很无聊的电视剧，古代片，说某个独行侠客命格中带天煞孤星，故而身边人一个个不得善终，他不得不一生孤苦等等。

天煞孤星，他扯扯嘴角，瞥了一眼那个侠客，突然觉得很不舒服。

叶子住进吴至惠家的第二天正好是周末，天气晴朗了些许，金萧聪带韩秋芳回去吃饭。每到周末他都会回去一趟，与老婆一同陪母亲说说话，共享天伦之乐。

这是他自小的心愿：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饭谈笑。

只可惜父亲经常不能与他们共聚，从小便见惯了父亲忙碌的背影。他是在母亲的养护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幸而现在的老婆很得母亲欢心，也算一种回馈了。

韩秋芳这个女人永远得体，这次回去见小镇上来的表妹还去商场买了件粉红蕾丝小裙子作为见面礼。一进门张口便对叶子表妹嘘寒问暖，每一个表情都那么情真意切。

他轻轻揽着韩秋芳的腰，看叶子接过礼物有些许拘束的不自然的笑容觉得有些好笑，这小姑娘真是可爱。虽然一直佯装成熟淡漠，还是不到火候。

“我发现叶子和你有些像！”韩秋芳递过礼物背过身对他耳语。

“她又不是大姨的亲生子女，和我没血缘关系的。”他摇头。

“原来她是你大姨的养女啊。”韩秋芳见叶子端了茶水过来赶紧压低了声音，等叶子走开她又凑近他耳边说：“这小姑娘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她是有些内向而已。”

“这年头内向可不好，有机会我可要教教她如何大方得体，以后怎么也得挑个青年才俊嫁吧，现在是培养气质和言谈举止的时候了。”

“这些事你最擅长了。”他笑笑。

“那是，要不婆婆会那么喜欢我？”

韩秋芳话音刚落，母亲吴至惠从楼上的房里走了出来，远远就笑意盈盈地看着这个儿媳妇，就像看着一件自己精挑细选的上品瓷器，横竖都是欢喜。

“阿芳来了。”

“妈，最近身体好不好啊，有没有吃我给你买的保健品啊？”

吴至惠落座，婆媳俩在沙发上执手相谈，从养生调理到美容服饰，又相约改日一同去做脸部养护。他就这样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每每这样的时刻，他还是觉得很满足的，这样也好，这样也好！

耳边是婆媳俩愉快地谈话，金萧聪饮了一口茶，叶子拿着韩秋芳送的礼物回房间了，他的目光不时地扫过那道房间门，想象着那女孩是不是正在对着穿衣镜比试着新衣裙。

啊——

这时，一声突兀叫喊，如割开锦袍的利刀，让所有人一齐打了个颤。

怎么了？

声音来自厨房方向，金萧聪茫然地呆望了几秒，放下茶杯起身大步冲了过去。

撞开门，他看到灶台前站着惊魂未定的保姆林嫂，手指着敞开的冰箱不停颤抖着，他赶紧顺着她的指向看了过去：

天啦！冰箱的速冻室里竟然蜷缩着一只被冻僵了的猫，身体被扭曲得像条麻花一样，狰狞而愤怒，最可怕的是它那双双死瞪着的眼睛充满了怨恨！

他当即吓得往后一缩撞到了身后的人，回头一看是站在厨房门口满面惊恐的韩秋芳和阴沉着脸的母亲。

“这是……谁干的？”韩秋芳颤抖着说。

“不是我，刚一拉开冰箱就这样了！”林嫂使劲摇头，怯生生地看了吴至惠一眼。

后进门的吴至惠推开儿子走到冰箱前，奇怪的是她的不悦更大于恐惧，一只手



还半掩着面，露出厌恶的表情：“这好像是隔壁家的猫，怎么会死在这里？”

“我刚一开冰箱它就在里面了。”

“哦。”吴至惠点头，很快找到一只筷子捅了捅猫，这猫已经彻底僵硬了，像一块冻了很多天的带鱼，表面都结了一层不薄的冰，估计砸到地面都会发出一阵沉重的闷响。

“这明显不是刚放进去的！”吴至惠想了想作出了结论，又问：“林嫂，昨天晚上你没开过冰箱？”

“没有。”

“昨晚没发生什么古怪的事吧？”

林嫂摇了摇头，努力思索着吴至惠所说的古怪的事，最后依然还是摇了摇头。

吴至惠不再多问，拿起洗碗池边那副洗碗用的橡胶手套套上，把冰箱里的那只猫拿了出来：“林嫂，拿个垃圾袋来！”她就像个主刀的大夫，指挥旁边的助手。

林嫂抖了一下，颤颤巍巍地拉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递到这位女主人的面前。吴至惠把死猫的尸体扔了进去，她又抖了一下。

“把冰箱清洗清洗！”她脱下手上的橡胶手套递给脸色苍白的林嫂，快速下达指示。

“妈，要不要报警啊？”韩秋芳战战兢兢地看完这一幕，小心地望着吴至惠的脸。

“不，传出去不是什么好事。”

韩秋芳又看了看自己的老公，希望他说些什么。

“对，听妈的。”金萧聪口径和母亲一致，韩秋芳失望地瘪了瘪嘴。

金萧聪一直认为母亲的决定都有她的道理，这次不过是死了一只猫而已，又不是在冰箱里发现了死人，确实没报警的必要。

处理完死猫，吴至惠没了吃饭的胃口，独自回了房间。

远在雍熙镇的大姐突然死亡已让她心中郁结难安，好端端的一个人说去了就去

了，一时之间确实难以接受。回想起那么多年的姐妹情意，她不能说不难过，何况大姐在她的人生关键时刻曾给过她莫大的帮助。

她怎么就死了，难道……

在大姐的灵堂里看着她那黑白遗像，吴至惠忍不住想起姐妹俩在小镇上的生活，那时还是青春少女，一起躲在山脚的大树下说秘密，一起读诗唱歌，转眼就是数十年的时光过去了。

父母过世后她就不想再回那个小镇去，如果不是大姐的突然死亡，她也不会再踏上那寸地盘，那里有她的噩梦。这一次回去心中千般滋味更是难以言说，她知道说不定那个噩梦又再一次缠上了她。

那个梦又来了。

她不想告诉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子昨晚的那个梦：她在梦里掐死了一只猫，然后塞进了冰箱里。

这可恶的猫，吴至惠皱起眉。

她讨厌猫。

金萧聪小时候带过一只流浪的小猫回来养，她发现后立即让他扔掉。金萧聪哭着说舍不得，她气得不行，一个男孩子，居然为只流浪猫哭哭啼啼，以后怎么做大事？

她把那只猫狠狠踢出门外。见金萧聪低头不语，她只觉得自己教子有道，及时抑制了他一时头脑发热的行为。

金萧聪不止一次地听吴至惠念叨，他出世的时候正是他父亲金大林事业的起步阶段，她一边要照顾自己一边还要为父亲的公司担心，月子也没有坐好，才落下了这一身的病。

他知道自己所能够回报给母亲的就是遵循她的意志，不要惹她伤心失望。

就这样循着母亲希望的那条路往下走：娶了官家的女儿，进了岳父所在的机构工作，从一个小职位很快步步攀升。

为了让金萧聪走上这样的康庄大道吴至惠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如今，眼见儿子经过一些风波还是走上了正道，她才放下心来。

“该死的猫！”吴至惠坐在床沿心烦气躁地用遥控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市台的一期新闻节目。

第一条新闻报道了一些人猎杀野生动物只为满足口腹之欲的残忍行为，吴至惠忍不住嗤之以鼻：最搞不懂那些把动物当宝一样养的人，又脏又有狂犬病的隐患。无知可笑，她摇摇头继续看下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是关于南亚市恩养孤儿院收到大笔捐助的报道。看到这里，她啪地关掉了电视，没有兴致再下去。

那个下午被一只离奇出现的猫给搅了。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件事，这个家新来的成员——叶子，她拎走了韩秋芳送的礼物后便独自留在房间里没有再出来，甚至连一丝响动也没有。

“我去看看妈怎么了，你去看看你表妹吧。”韩秋芳与金萧聪都留在了客厅里，韩秋芳在情绪平和下来后扭着腰肢就去往吴至惠的房间，不忘交代金萧聪一句。

金萧聪连个“是”都没来得及说，韩秋芳已经推门了。他耸耸肩，目光又一次飘向叶子所在的房间：那女孩在房里怎么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呢？

等他进了房间才发现女孩叶子独自伏在书桌上睡着了。

大概旅途劳顿还没有缓过来，金萧聪从背后可以看见她海藻一样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和桌面上，脱下外衣轻轻盖在她的身上。

她惊醒了，掉头往后看。就这回眸一瞬间，让金萧聪呆住了。

柔和的光线下，女孩叶子是那么美，上嘴唇微翘，双眼里有惊动之色，像一只在丛林里被捕获后忐忑不安的小鹿。

她脖子上吊着一个如血色鲜红、玲珑剔透的饰物，映衬得她粉颈如玉。他看呆了，心里流淌着飘忽的难以捕捉的慌乱。

“哥。”她唤了一声，声音空灵美妙。

他忍不住柔声应答。

叶子的眼里闪出一道狡黠的光，起身一步步朝金萧聪靠过来。他感到这一刻的叶子表妹怪异极了，不由自主地往后倾了倾身体，嘴里语无伦次地继续问话：

“妹，妹妹，要不要吃点什么，饿不饿？”

叶子脖子上的那块红色饰物在她脖子上左晃右晃的，晃得他意识渐渐模糊，还不等他栽倒在地上，心头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让他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越走越近的女孩只淡淡地看着他，不做任何动作，甚至都不问候一句。

他最终还是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昏厥了大概有三分多钟，他清醒过来。

呆看着房内的一切，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是来看叶子表妹的，现在只模糊记得进入房间后看到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记忆在这一点就戛然而止，接下来的情形连一点点模糊的印象都没有。

“叶子呢？”他站起来开了门出去。客厅，是空的；厨房，是空的；其他房间也是空的！

人都到哪儿去了？心里升起某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哥哥？”一个柔美的声音在呼唤他。

他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叶子正俯身看着自己，轻轻推着自己的肩膀。原来刚才是做梦啊！好奇怪的梦。

自己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

从阳台拂过一缕风，他按住了发胀的太阳穴，他并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双眼凝视着金萧聪和叶子对坐的身影，不着痕迹地露出阴冷嘲讽的笑。

不愉快的一天很快结束了，金萧聪与韩秋芳回家后她又一头钻进那部古代片子里去——那侠客正在拒绝一个女人的感情，他说：你走吧，我注定孤苦一生，谁靠近我都会遭遇灾祸，不得善终……